

馆藏精品

永乐大典

主编 郑福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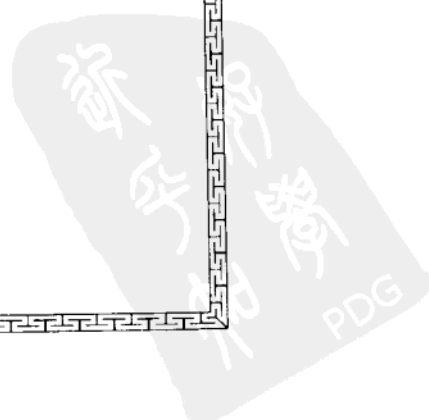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永乐大典

主编 郑福田

第四十八卷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乐大典/郑福田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0723-108-4

I. 永… II. 郑… III. 百科全书 - 中国 - 明代 - 缩写本
IV. Z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929 号

永乐大典

主 编: 郑福田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90 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08-4/K·1

定 价: 960.00 元 (全 48 册)



目 录

永
乐
大
典

目 录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缉	(1)
〔原藏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	九缉	(35)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一	九缉	(53)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二	九缉	(68)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六	九缉	(88)
〔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七	九缉	(105)
〔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八	九缉	(128)
〔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
—
PDG

永乐大典卷之 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缉

原藏北京图书馆

集 文集名十四

刘忠肃集

【文献通考】《刘忠肃集》四十卷。 陈氏曰：丞相忠肃公东光刘摯莘老撰。凡四举于乡试，礼部为第一。登嘉祐四年甲科。刘元城为集序。述其出处大概。

【刘忠肃公集】《刘安世序》：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开德府临河县丞刘路寓书于元城刘安世曰：先人平生为文，方弃诸孤，仅存一篋，类次之，已成編集。念当有序引以信于后。晚年迁谪，事同诸公。身后怨家诬谤，又蒙朝廷核实，已赐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类皆不敢纳铭于圻，植碑于隧。始终大节，不应无闻于后世。愿因集序，并载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顾惟哀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国士之遇；中荷荐引，浸阶禁从；晚岁迁谪，复同忧

永
乐
大
典

患；而又被譴以来，行三十年，固穷守道，俯仰无愧，似不为知己之辱。虽怀自顾不足之羞，而莫敢辞者，盖义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讳摯，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风。年未弱冠，被荐于渤海，声誉藉甚。凡四预乡贡，礼部奏名为第一。复中甲科。初治南宫，已著风绩。英宗诏二府各荐士充馆阁，忠献韩公琦以公应诏，补馆阁校勘。王公安石初秉政，搜择人材，擢为中书检正。居月馀，议论多不合，会除监察御史，欣然就职。语家人曰：“趣装，无为安居计。”即上疏论亳州狱起不正，小臣意在倾故相富弼以市进。今弼已责，愿宽州县之罪。神宗皇帝励精求治，奖进臣下。公既对，面赐褒谕，且问：“从学王安石邪？安石称卿器识。”公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也。”因论人物邪正，奏对移时。上意响纳。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称，因上疏，论率钱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胜言者，略陈十害，切中时病。会御史中丞杨公绘亦论新政，并公章下司农。司农条件疏交，遂劾绘与公险诋。中怀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责采士民之说，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职也。今有司交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愿以臣章及司农所奏宣示百官，考定当否。”奏入，不报。明日，复上疏极论时政。遂罢御史，落馆职，拟窜岭外。上不听，乃贬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圣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见连年水旱，西鄙未

宁，百姓劳弊，而国有大故，当务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减皇城司覘者废物货场，罢户马等事，皆从中出。又戒敕内外，无敢苛刻扰民。已而进退大臣，选用台谏，擢公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宁告神考之语，复陈于哲庙之前。两宫听纳，尽行其言。曾未期月，人情于变。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无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状显著者，公皆正色弹劾，多所贬黜。中外肃然。时人以比包希仁、吕献可。上察其忠义诚信，可属重任，未几，遂大用焉。公在中书，一日内降尽可二状，其一裁节宗室冗费，其一减定六曹吏额房。吏请封选尚书省。公曰：“常时文书录黄过门，今封送，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公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录黄。初尚书令史任永寿精悍而猾，与三省吏不相能，数以奸弊告诸宰执。吕丞相大防信任之。时户部裁节浮费，后省裁定吏额，皆逾年未就。吕丞相专权狠愎，尽取其事，置吏额房于都省。射司空府为局，召永寿辈领之，未尝谋及同列也。永寿见录黄，愕曰：“两省初不与，今乃有此。”即禀丞相，命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他日又持奏藁以丞相旨禀公曰：“吏额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请径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公曰：“似非其类也，更当聚议。”明日，吕相又袖藁厉色示公

曰：“势不可不尔。”公不欲立异，勉应曰：“诺。”其后事毕，永寿以劳进官，时忱苏安静时恇皆迁秩有差。于是外议喧然不平，台谏交章论列，以谓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两月，而都司不用司勋格，擅拟优例，冒赏徇私。章数十上。时公已迁门下，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此皆彼省者鼓怨，言章风闻过实，不足深遂。吕丞相亦以语客曰：“使上意晓然者，刘门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阴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谏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馀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趋利者汹汹交诤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公语丞相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请。”是岁八月一日，奏事毕，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上遣中使召公人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可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趋入视事。公不得已受命。顷之，吕丞相亦求退，不许。明年，公继为丞相。不满岁，前日汹汹者在言路诋公，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辅政累年，刚明重厚，达于治道。朝廷赖之；及为相，益总大体，务守法度，辅佐人主于无过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识，后才艺，进拟之际，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终不轻授以职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问识与不识，或多南士，有以萧望之、郑朋事谏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论者谓元佑以来，能以人物为意，知所先后，而无适莫者，公为之首。奏事上

前，言直事核，不为缘饰，多见听用。与同列语，公平不欺，未尝以私属人，人有所欲，多惮公闻之。公闻之亦为尽力。然终不以语也。精力绝人远甚。一见宾客，及闻其语。终身不忘。事无剧易，临之晓然。省吏每以事试，公不以久近。区处如一，言皆可复。故三省事经公所裁定者，后皆遵用，莫能改云。赵彦若子败官下狱，彦若奏与监司有嫌，乞移狱他路。言者论彦若罔上不实；王巩除知宿州，言者论巩前在扬州不法。彦若、巩，皆公姻家也，语稍及公。公请辞位，章七八上，遂迁就外舍。诏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对，谕曰：“彦若、巩辈事，何预也？言者皆谓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牢笼小人，为异日计。”公心知为言者所中，不复自明。谢曰：“臣愚暗，招致人言，愿就贬责。”既退，固请益坚，乃罢相，以殿学士守郢。给事中驳奏，谓刘某忠义自奋，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并给事中罢之。于是中外疑骇，莫知所谓。久之，乃知言者虽多，专以章邢事为媒孽。初，公家子弟与章惇之子相识，因入都应举，而公家子弟亦游科场，尝至府第，而言者指为交通之迹。邢恕谪官至京师，以书抵公，公答以手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茹东济为东排岸官，数有请求，而公不之许。蓄怨甚久，适见公简，阴录其语，以示言者。言者缴上之，且解释云：“休复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辟也。刘某所怀如此。”盖媒孽之语不一，而此最为甚，朝野愤之。其后杨畏遂升从官，缙绅共

恶，甚于虺蜴。东济亦除提举常平，谏官复论其素行士论不
 齿，不宜任以监司，除命遂寝。人情更以为快。公天性高
 明，不以己长格物。既贵，恭俭好礼，不改平素。淳静嗜
 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皆自雠校，得善本或
 手抄录，孜孜无倦。平居不亲妾媵，家事有无，不以经意。
 虽在相府，萧然一室。其后南迁，不知者谓公不堪其忧，亲
 族门人乃知公谪居自奉简约，与在相府无以异也。凡有议
 论，惟尚中道，不习异说，不贵苟难，务在谨名教而已。少
 好礼学，讲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
 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公文章雅健清劲，如其
 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表章书疏，未尝假手。凡奏议
 论说记序铭志诗赋诸文，总千馀篇，次第著集为四十卷，藏
 于家。公自青社罢职知黄州，又分司徒蕲州，语诸子曰：
 “上用章丞相，吾势当得罪。若章君顾国事，不迁怒百姓，
 但责吾曹，死无所恨。第恐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
 何！”忧形于色，初无一言及迁谪也。岭表之谪，公拜命，
 即日就道。惟从一子，家人涕泣愿侍，皆不听。水陆奔驰，
 见星乃止。至贬所，屏迹不交人事，亦无书自随，宴坐静
 默。家人具馔，告之食，则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
 未五十，即屏嗜欲，晚岁南迁，气貌安强，无哀悴之色。居
 数月，得微疾。公自谓将终，戒饬后事，精神不乱，安卧而
 薨。公既歿于岭外，所属为公请归葬于朝，不许，已而诸子
 坐废，家属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状。人无知其故者。虽公家

亦不知也。今上登极，大赦天下，公既归葬，而文及甫蔡涓皆贬湖外。然后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丧在洛阳，邢恕责永州未赴，亦以丧在怀州。数通书，有怨望语。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尝弹罢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书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谓服除必不得京师官，当求外补，故深诋当路者。绍圣初，恕以示蔡硕、蔡涓。涓数上书讼吕丞相及公而下十余人陷害其父确及谋危宗社，引及甫书为验。朝廷骇之，委翰林学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无事证，但托以亡父曾说之。究治所问司马昭谓谁，及甫对意谓公也。问其证据事状，则曰：“无有。但疑其事势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狱事遂缓。会公薨闻，犹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验为辞，但坐诸子而已。时绍圣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后诸子叔复护丧还乡里。公嗣子跋径伏阙下，上疏诉其事。又持副封诣都堂，叩宰相韩忠彦、曾布等，皆取实封案牒阅视。知其谬妄明白。具以语跋。至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涓所陈，显无实状，已行贬责。绍圣五年五月四日指挥更不施行，然后公歿。后□谤所坐，皆得解释。涓今改名懋云。崇宁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郢州须城县大谷山之原，先茔之东，曹国夫人任氏马。有诏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婿通直郎蔡番知阳谷县，应副葬事。送终之礼，极其哀荣，四方观者，莫不叹息。呜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

人，嘉谟伟绩，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胜数。今特取大节载之。其馀非公出处所暨，皆略而不书。八月一日，承议郎提举南京鸿庆宫赐紫金鱼袋刘安世序。

范子功集

【文献通考】《范子功集》五十卷。晁氏曰：范百禄，字子功，镇之侄也。终于中书侍郎。

画墁集

【文献通考】《画墁集》一百卷，《奏议》十卷。晁氏曰：张舜民芸叟，邠州人。庆历中，范仲淹帅邠，见其文，异之，用温公荐为谏官。仕至吏部侍郎。后羁置房陵。政和中卒。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诗。晚年为乐府面馀篇，自序称：年逾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云。自号浮休先生。唐张鷟称浮休子，芸叟盖袭之。

陈氏曰：舜民初用于元佑，至元符末，为谏大夫，居职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宁初，坐谢表言绍圣逐臣有云：“脱禁锢者，何止一千人，计水陆者，不啻一万里。”又曰：“古先未之或闻，毕竟不知其罪。”以为讥谤，坐贬。

【周紫芝大仓稊米集】《书画墁集后》：政和七八年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芸叟集，售者至于填塞衢巷，事喧，复禁如初。盖其遗风馀韵，在人耳目，有不可掩

盖如此也。前此当靖康间，天下共然皆歌东坡南迁词，所谓“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者是也。今临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词，乃元丰间芸叟谪郴州时，舟过岳阳楼，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读公《南迁录》见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数十年之外矣。绍兴辛未，余来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庚楼，楼上独有芸叟一诗，其后云：“万里秋风吹鬓发，百年人事倚栏干。知他落日能多少，偏照淮南几处山。”然后知《东坡集》中所载二诗，为不止于此也。

范太史集

【文献通考】《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陈氏曰：翰林学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语录》曰：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服他。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微时只胡乱写去。又曰：四六语佳，莫如范淳夫。

【真西山集】《跋范太史集后》：诸葛武侯文采不艳。然其《出师》二表与《开府作牧教》至今为学者脍炙。有志之士，击节读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动百数十篇，秣华纤巧。极其雕饰，或卒无一语可传。然则文之为文，岂必多且丽乎哉！秘阁太史范公之学，得于其舅氏胡氏定公。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见于议论，必尊《春秋》古经，必排王氏别说，必明夷夏大分，必和议、必诋权臣。今其集中，班班可睹。上思陵谏，屈己封事，责秦桧忘讎辱国

书，尤所谓光明绝特者也。使公平生无他文，独此二篇，亦足以贯虹霓而摩星斗矣！呜呼！伟哉！某年月日夜读公文，不胜叹仰，书于集之后，以归于公之孙某。

【汪王山集】《书范太史集后》：太史范公家所藏书，有曰《韩休词草》者，自元佑六年七月止，绍圣改元，其间往往公手笔改定。然公元祐八年四月始为翰林学士，不知前此者谁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乐语》则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编次《纶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灌园集

【宋史】《吕南公传》：南公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不肯缀缉陈言。尝一试礼闈，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所著有《灌园先生集》传于世。

【文献通考】：陈氏曰：乡贡进士吕南公次儒撰。熙宁初，试礼部不利，会以新经取士，遂罢举。欲修《三国志》题，其斋曰“衮斧”。书将成而死。其书亦不传。元佑初，诸公欲荐进之，不及。

【吕南公灌园集】《符行中序》：刘梦得尝称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吾乡麻源，地气殊异，江山炳灵，视潇湘间为不足道。近时人物，磊落相望，其位于朝光显者固多，而隐于韦布，卓立杰出于灌园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独爱重其文，谓姑山秀气，世不乏人，岂虚言哉！先生幼而警敏，力学不倦，于书无所不读。

发为文章，精深浩渺，自成一家。羞同肃子辈。缀缉陈言，气象萎茶，迎合有司之好。熙宁初，尝预乡荐，既试春闈，不利，退而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益务著书讲道，发挥圣贤妙旨，且借史笔褒善贬恶，垂世立训，遂以“袞斧”名所居斋。先生所养如此。视一第得失，奚足为轻重耶？元佑中，在朝诸公交口称荐，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早世，咸用尽伤。余先君昔与之游，备知其贤，每叹南城豪杰之士，如李泰伯、王补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过人者，而所享皆不永。泰伯、补之，虽得卑位，则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夺之速？殆难以理推，盖命也夫！先生姓吕氏，讳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学问，能世其家，收拾先生遗藁，编成三十卷。绍兴壬戌，余领漕江右，循行到乡。郁携见访，且属为序，欲传不朽。因循久未暇作。后二年，移宪浙部，不远千里，以书来请益坚。义不得辞，于是乎言。时甲子孟冬旦日，左朝奉郎权发遣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兼提举常平等事借紫金鱼袋符行中序。

《宋崔绍序》宜兴蒋公之治建昌，以勤劳率僚属，以廉平决庶务。取于民有制，曰奉公上而已，未尝扰也；施于刑有威，曰守法律而已。无所私也。用其至诚，而比岁丰稔，抱鼓稀鸣，园扉草出，人以乐生。公私富实，为善之应，诘不信哉！公曰：民既富矣，何以教之？会今天子诏郡国兴庠序，公于是创为新学区宇，仪物品式条章，皆法治古，冠纓峨峨，弦歌洋洋，风化以行，遐迩改观。既又建唐抚州刺史

鲁郡颜公祠堂于麻姑，写乡先生李泰伯之像于郡学，以厉名节，以敦道义，以崇学业。又以为未也，则又访灌园先生吕次儒之文，编摩校勘，刊定镂板以传永久。次儒，好学能文，出于天性。苦节自守，不肯妄求。前辈乡先生皆爱其文，而服其行。呜呼！公之刊此文也，岂直为好事哉！将以劝千里士君子笃于学，而志于文，周旋于道，而不改其操者。公于政术既如彼，于教化又如此，可谓贤矣！绍兴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职郎建昌军司法参军崔给书。

《国朝贝廷臣序》《灌园集》者，秦溪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岁从铁崖杨公授《春秋》学，尤工诗与书画。每遇佳山水，必托之毫素。有董北苑米南宫之法。辄自题其左，时号三绝。余尝讲学云间，文璧自杭来过，相与放舟三女岗下，登野王读书台，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无人，观者疑古豪侠士也。别去十五年，中连兵棘，意其涉艰蹈危，壹郁无聊之气，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园三泖之上，一欣戚，齐得丧，益昌其诗，类以成编，凡五伯馀首，出以示余。讽诵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进大羹玄酒，而撤刍豢之味。信其发于天机，不待雕肝琢肾之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撷秀于《开元间气》《河岳英灵》会昌《搜玉》《国秀》诸集，识者犹病其乏风雅之遗，徒以蒿天下之目，聒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诗亦难矣。文璧脱去九近，雄词丽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猿啸鼯呻之夕，野桥风雪之中，行役别离燕

游登眺之夕，两金朝岚暮霭变态之时，五茸猎场髑髅烟草伤心堕泪之地。羈人之愤、思妇之哀、神仙隐者之趣，曲尽摹写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盖有唐人之风裁矣。使其翱翔上国，览黄河太华之胜，大篇短章，又不止于是也。呜呼！气化之盛，非复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趋于骴骶，获见文璧之诗，得不亦击节乎？遂书以冠其篇端云。

伐檀集

【文献通考】《伐檀集序》一卷。 陈氏曰：知康州豫章黄庶亚夫撰。自为序。廷坚其子也。世所谓山魃水怪，著薜荔之诗，集中多此体。廷坚诗律盖有自来也。庆历二年进士。

【黄庶伐檀集】：江夏黄庶，字亚夫，其少而学也，观诗书以来，至于忠臣义士，奇功大节，常恨身不出于其时，不得与古人上下其事。每辄自奋，以为苟朝得位，夕必行之，当使后之人望乎己，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诗赋得乙第，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预。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然而月廩于官粟，麦常两斛，而钱常七千。问其所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兹素餐昭昭矣！暇日发常所作藁草，得数百篇，览初省末，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与尾，或窜乙断裂，不可读。因取其完者，以类相从而编焉。题之曰《伐檀